

學校與社區結合以建立社區文化

林振春

壹、前言

李登輝總統提倡台灣社會「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引發台灣社會廣泛的迴響。其實此一理念早在十九世紀，便由德國的社會學家杜尼士（F. Tönnies, 1855-1896）所提出，杜尼士認為社區（Gemeinschaft）與社會（Gesellschaft）不同，社區指的是具有根源、道德一致、親密及友誼的聯結，成員對團體認同，這是一個具有生命共同體感的社區；與此相異的是社會，他們沒有共同的根源，以利益相結合，以契約當保鏢，其特性是功利、權謀和私利。社區則是以生存、生活和生涯發展為目標，以友誼、互助和感情為特性。

當前台灣的政治經濟改革皆有相當的成就，台灣已經邁入富裕社會的境界，人們不再為生活而汲汲營營，他們希望能找回做為人的意義和尊嚴，因此在政治改革上便要求參與和民主化，希望能擺脫疏離和無力感的陰霾，此時社區社會的重造，使得台灣地區的人們，具有生命共同體的社區認同感，具有守望相助、榮辱與共的社區意識，則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的人性化生活空間的期望，便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要推動社區文化建設並非靠口號和布條，而是要靠身體力行，

目前台灣地區由於政治解嚴、報禁開放、經濟繁榮、社會活力充沛，人民有錢有閒之後極思參與社會事務的運作，各項社區活動乃應運而生，正如百花齊放般的令人目不暇給。如果您認為這就是社區活動的春天，那就未免過於樂觀。以筆者多年從事社區實務工作的經驗，對於當前的社區活動，覺察出下列數項隱憂：

一、缺乏社區教育的過程

社區居民缺乏運作社區的能力，此時應從教育民衆著手，但是政府在缺乏社區專業人員的情況下，讓社區中熱心的民衆獨自摸索。問題在於這些熱心的社區居民可能在工作過程中碰到困難時，卻沒有任何地方求助。只有熱心和愛心是成不了社區工作，只怕熬不過五分鐘，熱度一消散，這一股社區熱又要煙消雲散了。

二、政黨有目的利用社區組織

當台灣進入政黨競爭的時代，社區成爲兵家必爭之地，在每次選戰之前，各派各黨的候選人無不在社區辦理各項活動，吸引大批民衆參與，但是在選戰過後，社區又回復原來的清靜；可惜因爲各黨的相互攻擊，挑起社區民衆的尖銳對立，目前三黨在社區中的相互較勁，便可能在未帶給社區居民利益下，先引爆社區內的激烈衝突。

三、執政當局對社區發展協會的補助政策

社區發展協會是社區中唯一被政府承認補助的人民團體，在政黨競爭的情況下，另一黨派組成的社區團體便可能因爲政府的不同待遇而對政府不諒解。站在政黨政治和社區發展的觀點，社

區內存在著不同的利益團體是正常現象且被鼓勵，政府機構沒有理由只補助其中之一。

四、社區的疆界不交由人民自行運作決定

也就是說社區不該是被政府社政人員「做」出來的，而應由民衆自行籌組成立的。以前將社區劃成與村里同樣大小，現在則劃成數個村里，所犯的錯誤相同，那就是並非民衆自動自發，因此社區的疆界應交由民衆自決，辦理的活動項目應交由民衆自決，只有由民衆自動提出、規劃與執行的社區才能算是真正的社區發展，民衆的社區意識也才能產生。

貳、學校教育的困境

當前台灣地區的學校，尤其在國民教育階段的學校，普遍有監獄化的傾向，學校將圍牆築得越來越高，有些學校更加上鐵絲網，更有些學校圍牆還加上倒鈎的鐵刺，真令人看不清這是學校還是監獄。這些學校將自己緊密的圍起，深怕受到社區的干擾和破壞，我們不能一味指責辦學人員，社區環境也有責任。如果仔細分析其中的原因，可以列出如下值得檢討的因素：

一、班級學生人數過多

國內動輒五十人的班級與先進國家二十五人左右的班級，相差達一倍，老師要照顧如此衆多的學生，怎麼可能不採具有速效的體罰策略，我們只會要求教師忍耐，誰來體諒教師的辛苦？更不能容忍當發生問題時，將所有責任歸咎給教師。

二、學校外務過多，人力缺乏

學校的教師編制，只提供教學之所需；然而目前社會對學校的要求，遠超過學校的負荷能力。譬如學校要辦理：交通教育、環境保護教育、家庭教育、親職教育、社會教育、休閒教育、社區鄉土教育、民俗體育、防制煙毒教育、生涯教育、道德教育。學校不但要輔導學生參與社會上各項活動與比賽，教師與學校行政人員也要參與社會上所舉辦的活動，讓學生當「拍手部隊」，讓教師當「學校代表」。所有這些皆不屬於教師的本職，卻是教師難以推卸的職責；學校外務過多，教師怎可能有時間照顧學生？我們為特殊學生安排特殊教師，也為三百位學生安排一位輔導教師，卻不肯為所有學校的外務安排一位公關，讓他輔佐校長處理對外關係，使得學校只好關門自守，卻難以面對外界的需索。

三、整個社會對學校的要求過多，卻吝於給讚美

學生亂丟紙屑，立刻批評教育失敗，從不檢討基本建設落後；學生打架鬥毆，怪罪老師沒教好，從不說議場上的壞榜樣；連選舉賄選，也說選風敗壞是社會風氣不良所致，接下去的話當然也是教育失敗。教育失敗的應對方式是要求學校嚴格要求學生，要求教師要循循善誘。教師並未擁有獄卒的權威，學生也未擁有犯人的福利，我們的社會就是捨得花大筆錢去蓋監獄，改善犯人的生活品質，使得監獄不斷的學校化，就是捨不得花錢改善學校的教學環境，逼使得學校不斷的監獄化。如果不相信，可以比較一下政府花在每一名國中生的教育成本與花在每一名犯人的教化成本。

四、我們的政策主管只願意給錢，不願意給人

教育是一種服務工作，服務工作是由人來提供勞務，只有錢沒有人是一種最原始的救濟工作，還稱不上福利工作，更何況是教育工作，可是我們的政府只喜歡送紅包當施捨者，卻不考慮聘雇足夠的專業教師，從事各方面的教育工作。學校人事不足，再多的經費只是增加工作負擔，怎可能產出良好品質的教育效果。此種情形也發生在學校對社區民衆的捐款抱持謹慎的態度，深怕加重自己的工作負擔。學校教師的閉關保守，便在此種情形下更爲嚴重。

五、校長要爲校內所發生的一切擔負完全責任，是最不合理的要求

台北市螢橋國小學生在教室內遭到神經患者潑硫酸，上級長官認爲學校照顧不周，因此各校莫不改建校門、加高圍牆、增強對來訪賓客的檢驗，有時真讓人搞不清楚這是學校、輔育院、看守所，還是監獄？學校行政人員將學校與外界隔絕以求自保，民意代表或政府相關人員以偵探手法進入校園蒐查證據，宛如另一幕軍事間諜戰，因此有辦法的學校便在校園重要據點設置監視器，不但監視學生的舉動，當然也包括教師、職員、工友和校外人士。這就是現代的學校，我想馬英九部長的理想監獄絕對不是這樣。

六、外力不當干預，使得學校更害怕校內事情外露

台灣省教育廳剛完成國民小學教師工作情況調查，教師最不滿意的項目以外力干預最爲困擾，這些外力包括政府官員、民意

代表和學生家長。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每個人皆自認受過幾年教育，一談起教育無不自認是專家，每每教訓學校為何不如何如何，指責他人過失的時候無不義正辭嚴；卻從不承認自己的過失，推卸責任的能力令人嘖嘖稱奇。前台北市黃市長說：有什麼樣的校長便有什麼樣的教師，有什麼樣的教師便有什麼樣的學生，有什麼樣的學生便有什麼樣的社會。他絕不肯承認在前面加一句：有什麼樣的市長便有什麼樣的校長。這就是我們的社會，老是將責任和懲罰往下推，卻總是將功勞與獎賞往自己身上堆。學生家長絕不肯承認自己子女有問題，自己有責任，只一味指責教師教學不力。民意代表不斷對學校施壓，要求將其子女編在好班，挑選最好的教師擔任該班教學，但是在議會上卻一付社會正義的代言人，指責學校為何不實施常規教學。我們的學校是否具有實施常規教學的能力和情境？有人來關心嗎？沒有，只有不斷的要求和責難。

叁、調整學校體質以迎接社區

處在今天的局面，學校與社區相互指責等於浪費時間於事無補，學校必須體認到社區整體環境的改善，才是學校辦學成功的最佳保證，更是學校辦學成功的唯一指標；社區也必須體認到學校是社區中最主要的成員，提供學校所需的資源，愛護學校的環境和設備，支持學校的辦學方針，參與學校為社區家長所辦的活動等，將是促使個人與社區進步的最佳動力。

學校是社區文化的原動力，缺乏學校的參與與提供人力設備，社區文化的建立不是備極艱辛，也將長路迢迢。但是要使學校成

為建立社區文化的原動力，有數項措施要先行配合，否則只要求學校單方面出力，將難免重蹈眼前的覆轍：

一、重塑民主理念，勿耽於服從權威的灌輸

台灣的教育受政治影響太多，學校教育變成統治者鞏固政權的工具；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在此種傳統中，逐漸適應此一灌輸模式，對上級的要求一味服從，轉而也要求學生服從，使得學校成爲另一種型態的軍營，甚至是監獄。缺乏民主理念的堅持，是學校無法面對社會期望的主因，那能更期望教育作爲社會改進的火車頭。但是，人們對教育的信心不渝，只是教育的表現老是讓人們失望，因此人們要發動教育改革來改造教育，只是他們不知道被改造的教育，只不過是政治社會控制下的工具，與其改造教育，不如先改造自己對教育的認知。因此，聽話服從並非教育目標，培養具有批判、反省、獨立、自主的個人才是我們的教育目標。

二、打開校門，接納社區對教育的參與

社區參與學校教學幾乎成爲這一波教育改造的主流，人們對教育改造的熱切期盼，顯現於外表的現象便是參與校務運作、決定教師人選、建議教學內容與方式、反對學校的某種行政等。針對此種潮流，學校應該妥爲引導，將社區內關心教育的人士加以組織起來，將學校的重要決策事先與他們諮詢，將學校的困難尋求他們的幫助，提供他們基本的教育觀念以便理性的參與校務運作，把他們當作重要的學校資源，如此一來學校與社區便能相互爲用，不良份子也就不易進入學校破壞，社區人士也能提供必要

的物質設備以彌補學校因為開放校園所遭到的損失。這樣的工作只要在每個學校中編制一名社會教育教師便可以勝任，他便是學校對外開放的先鋒。

三、重新調整學校內的人事佈局

整合校內訓導處與輔導處分立的不合理現象，使成為專為學生服務的學生服務處；然後另立辦理對外事務的專責單位，負責辦理學校與社區、社團、對外活動、補習教育、成人教育、社會教育等事項，此一新單位可稱之為社會教育處，下設補習教育組，提供社區民衆於空閒時間至學校接受該校的正規學程；社區教育組，辦理事項包括安排學生參與社區活動，及安排社區民衆參與學校事務，如此才能真正落實學校成為社區發展的重要資源，而社區也才能有助於學校教學成果的促進和維持；另外在社會教育處之下應設研究發展組，專門從事學校與社區結合的研究發展工作，教育部研議中的「社會教育教師」，便是此一構想的具體實踐。

四、縮小班級學生人數與學校班級數，使具有小班小校的良好學習環境

學校要成為社區的中心，學校所招收的學生便該以社區子弟為範圍，只要將村里的範圍適當調整，此一方案甚為可行，國小與國中皆設於村里之中，社區的守望相助措施可使學校免於遭受不良份子的破壞，社區共同體的意識可以透過學校教育來培養。然後增加學校教師員額編制，使學校有餘力協助社區從事各項教育工作，也賦予學校推展社會教育的職責，如此一來，才能真正

建立學校與社區的互動互助模式。

肆、建立社區文化的具體作法

社區民衆不能只是等待學校來拯救自己，也不能老是依賴他人的扶持，社區民衆要能有自覺的站出來，為建立社區文化，提升社區生活品質而努力。結合社區發展的理論與實務，有甚多可行的作法介紹於後，各地區可視地區居民需求、社區資源條件等擇一為之，便可凝聚社區意識，建立社區文化。

一、組織社區合作社

合作社本身是一種社會運動，將社區的經濟行為加以組織，以免於大型經濟組織的剝削。現代的合作社運動輸入社區之後，社區可依其條件組成生產、消費、運輸、服務等各種功能的合作社。如：

1. 共同購買合作社：將社區居民共同需要的生活物品加以調查，招募居民參與合作社，以組成消費團體，共同與相關廠商議價，通常可以獲得較為低廉的價格。

2. 資源交換合作社：如同圖書交換、玩具交換一般，居民可將家中多餘或不常使用的物品拿到合作社，標定交換點數，可以交換其他相同點數的物品或累積點數相同的物品，而達到資源交流的目的。

3. 服務合作社：社區居民將可以提供的服務與需求獲得的服務列成一張卡片，輸入服務合作社的資料檔內，參加合作社的會員便可以從中找到交換的對象。如幫忙臨時照顧小孩、代為運送

物品、提供車位、清潔…等服務。

二、建立社區學苑

社區學苑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學校成爲社區文化教育的推動者，另一方面是社區人士基於終身學習的理念，自行建立社區學苑，提供社區居民一個繼續學習的場地。目前社會大學已經決定將學習點深入社區，有些社區也成立社區媽媽教室、社區老人學苑等略具社區學苑的組織，教育單位也正積極進行社區學苑的推動。社區民衆可以自行進行籌組相關的教育活動，利用社區內的場地如學校、社區活動中心、寺廟等，以建立一個具有學習特性的社區文化。

三、成立社區守望相助、防制犯罪組織

警政單位推行最有成效的防制犯罪組織便是社區的守望相助。記得從前在鄉下地區，一有盜匪進入村中偷竊，全村便總動員，阻斷村中對外的通路，讓宵小無所遁形。都市地區也可實施此項措施，平時由退休人力擔任社區巡邏警戒工作，一有狀況立刻鳴鐘或哨音示警，待勤人員立即加入警戒救護工作。此一工作可與警政單位的義警制度配合實施，由警察局或派出所擔任技術指導與後勤支援，相信可以將此工作做得更好。所謂的守望相助，不但能增強社區意識，也是一種優良的社區文化特質。

四、成立社區環保綠化組織

這是環保署大力推動的工作，將有用的資源回收，以達到減低垃圾量，避免造成污染；更進一步進行社區環境的綠化，分配

居民各自負責的區域，建立標示牌，寫上認養維護者的姓名，並給予一定的權責以處理破壞行爲。現在已經有不少社區在此方面有良好的績效，如士林區的臨溪社區和北投區的奇岩社區皆有良好的表現，值得參觀學習。

五、成立社區老人自助團體

先嘗試在社區內結合豐富的老年人力，施予必要的社區知能教育之後，協助其組織團體，爲老年團體提供相互的幫助，若有餘力，更可以提供社區必要的協助，使老人成爲推展社區工作的生力軍。若著有成效，老人自助團體便成爲社區內其他團體學習與模仿的榜樣，如婦女團體、青壯年團體、青少年團體、童子軍團體等皆可相繼成立。

六、設立社區文化建設工作站

文化建設工作，在各縣市普設文化中心之後，已經建立重要的基地，但是如何落實基層，植根地方，仍有賴於社區文化工作站的規劃與設置，方能擴建新的據點，構築推進堡壘，使文化建設既有橫的展開，由點而線而面；又有縱的切入，掌握社區脈動，強化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意念，提昇全民人文精神與藝術生活的素質。建立社區文化建設工作站的目的，便在於整合前述各項工作，使成爲有機的結合，共同創造一個深富文化品味的社區生活空間。

伍、結語

一整部人類進化史實告知我們從游牧時代逐漸進展到農業時

代，再從農業時代進入工商業時代，都市是工商業時代的產物，可是人類在進入都市居住之後，似乎又過著都市的游牧生活，不肯爲自己所居住的都市空間盡心耕耘，只會破壞環境之後再遷居他處，因此造成都市居住品質的普遍不良。如今李總統所倡導的社區文化，正宣示著都市農耕時代的到來，每個人盡心耕耘自己所居住的社區，把社區當成自己的土地來耕耘，讓社區長出具有文化氣質的花朶，社區與學校必然要攜手合作才有成功的可能。

參考書目

- 林振春（民82）。社會工作。台北市：師大書苑。
- 林振春（民83）。如何凝聚社區意識、整建社區社會。理論與政策，32，117-129。
- 林瑞欽（民83）。社區意識的概念、測量與提振策略。社會發展研究學刊，1，1-21。
- 陳其南（民84）。經營大台灣從小社區做起。中國時報二月十九日時論廣場。
- 蔡文輝（民82）。社會學。台北市：三民書局。
- Clark, D. (1986).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Allen, G., Bastiani, J., Martin, I., & Richards, J. K. (eds) (1987). *Community Education: An agenda for educational reform*.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Cunningham, J., & Kotler, M. (1983). *Building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Johnson, L. C. (1991) .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4thed.) Needham Heights, Massachusetts: Allyn and Bacon.

Rubin, H. J., & Rubin, I. (1986) . *Community organizing and development*. Columbus, Ohio: A Bell & Howell Company.